



亚太安全与海洋研究
Asia-Pacific Security and Maritime Affairs
ISSN 2096-0484, CN 10-1334/D

《亚太安全与海洋研究》网络首发论文

题目： 俄乌冲突、大国竞争与世界地缘政治格局的演变——以地缘政治学为研究视角
作者： 胡伟星
DOI： 10.19780/j.cnki.ytaq.2022.4.2
收稿日期： 2022-06-06
网络首发日期： 2022-07-05
引用格式： 胡伟星. 俄乌冲突、大国竞争与世界地缘政治格局的演变——以地缘政治学为研究视角[J/OL]. 亚太安全与海洋研究.
<https://doi.org/10.19780/j.cnki.ytaq.2022.4.2>



网络首发：在编辑部工作流程中，稿件从录用到出版要经历录用定稿、排版定稿、整期汇编定稿等阶段。录用定稿指内容已经确定，且通过同行评议、主编终审同意刊用的稿件。排版定稿指录用定稿按照期刊特定版式（包括网络呈现版式）排版后的稿件，可暂不确定出版年、卷、期和页码。整期汇编定稿指出版年、卷、期、页码均已确定的印刷或数字出版的整期汇编稿件。录用定稿网络首发稿件内容必须符合《出版管理条例》和《期刊出版管理规定》的有关规定；学术研究成果具有创新性、科学性和先进性，符合编辑部对刊文的录用要求，不存在学术不端行为及其他侵权行为；稿件内容应基本符合国家有关书刊编辑、出版的技术标准，正确使用和统一规范语言文字、符号、数字、外文字母、法定计量单位及地图标注等。为确保录用定稿网络首发的严肃性，录用定稿一经发布，不得修改论文题目、作者、机构名称和学术内容，只可基于编辑规范进行少量文字的修改。

出版确认：纸质期刊编辑部通过与《中国学术期刊（光盘版）》电子杂志社有限公司签约，在《中国学术期刊（网络版）》出版传播平台上创办与纸质期刊内容一致的网络版，以单篇或整期出版形式，在印刷出版之前刊发论文的录用定稿、排版定稿、整期汇编定稿。因为《中国学术期刊（网络版）》是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批准的网络连续型出版物（ISSN 2096-4188，CN 11-6037/Z），所以签约期刊的网络版上网络首发论文视为正式出版。

俄乌冲突、大国竞争与世界地缘政治格局的演变

——以地缘政治学为研究视角

胡伟星

内容提要：乌克兰危机背后有着深刻的历史文化、民族冲突、地缘政治和大国竞争背景，需要从乌克兰内部、俄乌关系以及俄罗斯与西方关系多层次加以解读。放在一个较长历史时空来看，这场危机也是“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一部分。俄乌冲突不仅是一场地区冲突，也是冷战时期东西方对峙的延续。俄乌冲突使世界地缘政治和国际秩序发生了突变，加速了世界地缘政治格局演变。俄乌冲突告诉人们，传统地缘政治逻辑并未远去，大国竞争仍是对战略空间的争夺，战略空间影响世界地缘政治格局和大国之间的权力平衡，它仍然是今后国际关系发展的主轴。俄乌冲突搅动世界地缘政治格局大分化、大震荡、大重组，国际经贸和全球治理体系也面临重大调整。

关键词：俄乌冲突 乌克兰危机 地缘政治学 大国竞争 欧亚大陆 世界岛

作者简介：胡伟星，澳门大学社会科学学院院长，特聘教授（澳门 邮编：999078）

中图分类号：D820 **文献标识码：**A **DOI：**10.19780/j.cnki.ytaq.2022.4.2

文章编号：2096-0484（2022）04-0012-17

基金项目：澳门大学科研基金/讲座教授研发资助（编号：CPG2020-00027-FSS）

俄乌冲突战场在乌克兰，背后是大国地缘政治竞争，这场冲突将深刻影响未来世界地缘政治格局。俄乌两国兵戎相见，实质上是俄罗斯与北约的地缘政治对抗，是俄罗斯与西方过去 30 年矛盾的总爆发。俄乌冲突背后有着深刻的地缘政治背景和历史渊源，需要从乌克兰内部情况、俄乌关系以及俄罗斯与西方关系多层次加以解读，是历史文化、族群矛盾、地缘政治、大国博弈等多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西方在乌克兰煽动“颜色革命”和内部分裂，使乌克兰逐步倒入西方怀抱。以美国为首的北约违反承诺、五次东扩，不断挤压俄罗斯战略生存空间，等于把一个大国逼到墙角，这是俄乌冲突爆发的深层原因。

放在一个更长历史时空来看，这场俄乌冲突也是“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一部分。俄乌冲突不仅是一场地区冲突，也是冷战时期东西方对峙的延续。它使地缘政治和世界秩序发生突变，加速了世界地缘政治力量的分化与重组。俄乌冲突开始之后，西方空前团结一致，发动一轮轮对俄严厉制裁，北约已经用

不同形式介入俄乌冲突，这场冲突有扩大化和长期化趋势。除了军事斗争，西方发动了对俄经济战和外交战，在全球范围围剿俄罗斯。美欧不惜违反一系列基本国际准则打压俄罗斯，企图通过经贸、金融和技术制裁来扼杀俄罗斯经济，以压垮俄罗斯政权。西方对俄制裁的力度、广度都是史无前例的，国际金融市场、能源供应和全球产业链出现剧烈动荡，当今国际关系体系、全球治理体系和全球经贸体系都面临重大调整。

目前，俄乌冲突的最终结局（endgame）尚不明朗，将取决于俄乌双方角力和大国地缘政治竞争的结果。如果从地缘政治学视角分析，这场俄乌冲突必将对欧亚大陆地缘政治、大国竞争与世界地缘政治格局产生深远影响。俄乌冲突也告诉人们，传统地缘政治逻辑并未远去，大国竞争仍是对战略空间的争夺，战略空间影响世界地缘政治格局和大国之间的权力平衡。

一、地缘政治学与国际关系研究

在国际关系研究中，地缘政治学（geopolitics）是一个既具有深远影响、又富有争议性的方法和理论。但是，人们常常把“地缘政治”与“地缘政治学”混淆。地缘政治是一个国际关系中广泛使用的词语，指国与国之间的政治较量或者某种地缘政治现实。而作为一种研究国际关系的理论和方法，地缘政治学研究地理与政治的关系，特别是自然和人文地理因素如何影响国与国关系、国家对外战略。地缘政治学常常用来分析国家之间在特定地理范围内的竞争，特别是大国在世界或地区范围内争夺权力的竞争。通过地理因素（例如地理位置、国土面积、自然资源、人口、经济力量和军事实力等）来分析国家对外政策，分析地缘政治格局，预测世界或地区范围的战略形势及国家间的权力关系，使地缘政治学构成国际关系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传统地缘政治理论主要包括陆权论、海权论、国家有机体论、心脏地带论以及边缘地带论等。^①

毫无疑问，一国的地理位置和地理环境决定其对外战略的客观条件、可能性、优先考虑因素、战略选择范围等。但是，如果把地理因素视为国家对外战略的决定因素，那就大错特错了。地理因素可以预测世界或者地区战略形势及国家的国际行为，正如拿破仑所言：“了解一个国家的地理，就懂得了这个国家的外交政策。”^②但是，一个国家的安全环境和对外战略，既受限于所处的地理位置和环境，又不完全取决于其地理位置和环境，一个国家的对外战略更

^① Daniel H. Deudney, “Geopolitics,” Britannica online, <https://www.britannica.com/topic/geopolitics> [2022-05-30].

^② “As Napoleon said, to know a nation’s geography is to know its foreign policy,” Robert D. Kaplan, *The Revenge of Geography: What the Map Tells Us About Coming Conflicts and the Battle Against Fate*, New York: Random House, 2012.

多受其与他国关系及自身相对实力影响。国家安全取决于双方地缘关系和双方实力对比。由此可见，地理与政治相比是次要的因素。如果把地理条件作为分析国际关系和国家战略的根本出发点，那就否定了人在国际关系和制定对外战略中的决定性作用。正是基于这个原因，现实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的鼻祖汉斯·摩根索曾经说过：“地缘政治学是伪科学，它将地理因素抬高到绝对地位，假定地理因素决定国家的权力，以至于国家的命运。”^①正如阎学通所言：“一国的战略安全不取决于其地理环境，而取决于其与他国的关系及自身的相对实力。”^②

地缘政治学不是地理决定论。地缘政治学说的生命力在于建立了地理或者地缘因素与国家权力的联系，它的发展与现实主义国际关系理论是一脉相承的，它是权力政治学在特定地理空间内的演绎。严格地说，“地理”与“地缘”是有区别的。前者指地理位置、地理环境等自然地理条件，后者则有更广泛的含义，它是指国家因地理位置上的联系而形成的关系。所以，地缘政治学不能简单等同于政治地理。地缘政治关系是国家权力关系的一部分，地缘政治分析与现实主义国际关系分析逻辑上是一致的。国家追求权力是在一定地理空间中进行的，国家要求占有、控制和利用领土、自然资源和人力资源，这些资源在世界范围内分布不均，使得国家间实力对比和分配不平衡。地理位置决定了国家的地缘资源。国家可以选择自己的朋友、敌人，但却无法选择自己的邻居，地理上邻居是永远搬不走的。国家必须依据自己地缘处境，来制定对外战略和目标。

大国崛起都是成功运筹国家地缘战略的范例。按照现实主义的逻辑，国际关系的核心问题是国家间为权力而进行的持续争斗，各国为获得更大权力，在地区和全球范围展开激烈竞争。国家需要根据自己地理位置和自然禀赋，来决定自己的对外战略和发展路径。成功的国家必须懂得在地理空间内合理分配使用资源，确定国家利益的地理空间和方向，选择自己地缘盟友，孤立敌手，使自己立于不败之地。在运筹地缘政治战略时，必须考虑自己的实力地位和与其他国家权力平衡问题。

早在 19 世纪末，美国海军史学者阿尔弗雷德·马汉（Alfred T.Mahan）就意识到海洋对国家发展的重要性。他认为，国家实力地位取决于其地理位置、陆地形态、领土范围、人口数量、民众特征和政府特征等条件，国家必须依靠海洋去进行贸易，获取海外的原料、市场和基地。基于这种考虑，马汉提倡大力发展海军，认为海上力量对一个国家的发展和安危至关重要，如果能够控制

^① Hans J. Morgenthau, *Politics among Nations: The Struggle for Power and Peace*, revised by Kenneth W. Thompson and W. David Clinton, New York: McGraw Hill Companies, Inc. 2006, p.170.

^② 阎学通：《超越地缘战略思维》，《国际政治科学》2019 年第 4 期，第 4 页。

海洋，就能控制世界的贸易和财富，从而控制全世界。^①这就是著名的“海权论”，英国和美国正是按照这个逻辑崛起成具有统治地位的大国。

与马汉的海权论不同，英国地缘政治学者哈尔福德·麦金德（Halford J. Mackinder）于1904年发表了《历史的地理枢纽》一文，提出了对历史发展影响深远的“陆权论”思想和“心脏地带”战略概念。^②在他看来，整个世界地理可以分成处于世界中心的大陆国家和处于边缘的海岛国家，世界历史就是大陆强国和海洋强国斗争的历史。尽管海权强国占过优势，但从长远来看，由于陆权国家人力、物力资源丰富，交通日益改善，终将取代海权国家成为世界主宰。进入20世纪，铁路、内燃机车、公路网改变了国与国之间联系，现代经济发展改变了世界的面貌，使陆权比海权更有优越性。他认为，发达的陆上交通使欧亚非三洲变成一个“世界岛”（world island），而处于世界岛中心的是所谓“枢纽地带”（大致位于今日俄罗斯及中亚一带）。这个“枢纽地带”是世界上最大的天然堡垒，除东欧门户外，海权国家从其余方向均不易进入，而占据“枢纽地带”的国家和民族却屡屡向欧亚大陆边缘地带扩张。麦金德在1919年出版《民主的理想与现实》一书中，对“枢纽地带”概念做了修改，把欧亚大陆核心区的范围向西扩大，并用“心脏地带”（heartland）概念代替原来的“枢纽地带”。^③他认为，东欧在欧亚大陆占据十分独特的重要位置，它是俄罗斯进入中欧、德国向西进入心脏地带的通道。由此，他提出“谁统治东欧，谁就能主宰心脏地带；谁统治心脏地带，谁就能主宰世界岛；谁统治世界岛，谁就能主宰全世界”著名三段论。至今100多年过去了，他的“地理枢纽”“心脏地带”“世界岛”“中间带”等战略概念，仍然影响着当今世界地缘政治竞争、海权国与陆权国的对抗。

后起的地缘政治学家并没有全盘推翻麦金德的理论，他们只是对他的论述提出质疑和修改。麦金德讲的“心脏地带”大部分是欧亚大陆的贫瘠和不发达地区，也不是什么大国所在地，很难看出它如何能够控制世界岛。麦金德只是基于游牧民族多次从“枢纽地带”进攻欧亚大陆边缘地区的历史，而提出“心脏地带”的地缘重要性。对麦金德来说，历史上的欧亚战争是“心脏地带”与海权的斗争，属于海陆对抗模式。美国地缘政治学家尼古拉斯·斯皮克曼

^① 马汉是美国西点军校一个教授的儿子，毕业于美国海军学院，并在海军服役40年，退役后应邀在美国海军战争学院讲课。1890年马汉把他上课的讲义出版成书——《海权对历史的影响1660—1783》（*The Influence of Sea Power upon History, 1660-1783*），阐述海上力量对国家繁荣和安全的重要性，即一个国家要成为强国必须要掌握海洋自由行动能力。

^② Halford J. Mackinder, “Geographical Pivot of history (1904),” *The Geographical Journal*, Vol. 170, No. 4, December 2004, pp. 298-321.

^③ Halford J. Mackinder, *Democratic Ideals and Reality: A Study in the Politics of Reconstruction*. New York: Holt, 1919.

(Nicholas J. Spykman)不同意这种看法,他认为历史上多场战争是英国与边缘地带国家结盟对抗俄国,或者是英国与俄国同盟对抗另一个边缘地带强权,欧亚战争并不单是海陆对抗模式。边缘地带处于“心脏地带”边缘,夹在“心脏地带”与海权之间,是争夺最激烈、也是最值得争夺的地区。他主张用“边缘地带”(rimland)取代“心脏地带”,把麦金德的三段论改为“谁统治边缘地带,谁就能控制世界岛”。^①

麦金德的地缘政治理论重视“心脏地带”的重要性,他对“心脏地带”的担心基于他对历史的解读。他认为,如果东欧被单一势力控制,这个势力则既能攻击欧洲沿海地带,又能控制欧亚大陆心脏。他认为,最有可能控制心脏地带的是俄国和德国,因此警告西方防止俄国扩张和俄德联盟。斯皮克曼并不反对他这个判断,在《美国在世界政治中的战略》一书中试图从美国立场提出其地缘政治分析。^②他和麦金德一样,认为控制欧亚大陆“心脏地带”的国家将成为世界强权,英国和美国这种海权国的战略目标就是“离岸平衡”,阻止任何一国取得心脏地带。他认为,如果德国与日本任何一国在欧亚大陆的一侧胜利,就会严重影响美国的世界地位,如果德国与日本的联盟胜利,美国将会被欧亚大陆包围。他主张美国不能孤立在外,一定要介入欧亚大陆以维持权力平衡,防止单一大国征服世界岛,否则将是美国的灾难。他与麦金德的分歧在于斗争重点应当放在边缘地带,而不是心脏地带,以确保欧洲或亚洲不落入任何一个大国统治之下。二战后美国的决策者都深受这种地缘政治思想影响。地缘政治、现实主义理论以及美国的权力地位,深深影响了美国战后的大战略和冷战时期的东西方阵营的地缘政治对抗格局。

地缘政治思想对大国地缘战略有指导意义。对一个大国来说,在崛起过程中一定要运筹好自己的地缘政治战略,经营好自己周边地缘空间,构筑好周边地缘依托。大国崛起意味着其地理空间影响增大,需要进行一定的地缘战略运筹才能获取有利的战略空间。例如,英美两国作为世界霸权崛起之时,就充分利用两国相对孤立的地理位置,立足海权,尽量远离欧亚大陆的纷争,减少实力损耗,等待崛起时机。大国崛起的地缘战略运筹需要以周边为基础,遵循循序渐进的路径,渐进地从周边向外拓展。^③俄罗斯的国土拓展以东欧平原为基础,空间扩张始于欧洲,沙俄帝国时期转向远东。美国的扩张方式有“西部大开发”和蚕食周边,也有蛙跳式的海外扩张布局。美国按照马汉的思路,建立

^① Nicholas J. Spykman, *The Geography of the Peace*, New York, Harcourt Brace and Company, 1944.

^② Nicholas J. Spykman, *America's Strategy in World Politics: 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Balance of Power*, New York: Harcourt, Brace and Company, 1942.

^③ 参见凌胜利、曲博:《世界大国地缘战略运筹与中国大战略》,《世界经济与政治论坛》2015年第2期,第73—86页。

了世界上最强大的海上力量，以此称霸世界。大国崛起都会遇到海权和陆权关系的问题。马汉与麦金德分别代表地缘政治的两种不同思维：一种是海权优先，一种是陆权主导。在全球化的今天，经济高度一体化、全球化，各地区具有明显功能分工，无论是陆地大国还是海洋大国，都需要平衡发展自己的陆上与海上力量。

“空间性”是地缘政治学的生命所在。地缘政治是动态的，不是静止的，传统地缘政治学的“空间性”概念正受到严重挑战。随着经济全球化的深入与科学技术的突飞猛进，批判性地缘政治学对传统地缘政治学提出了挑战 and 质疑。^①毋庸置疑，影响传统地缘政治的地理因素衰落了，传统地缘关系的核心要素也发生了变化，除了自然地理、国家实力、战略意图等传统地缘关系的要素外，如环境、能源、情感、认同等新的地缘关系因素越来越显现其作用。科学技术的不断进步，使自然地理因素对国家对外关系行为的制约力下降，地理空间变“小”了，距离变近了，国家安全概念变了，国家间战略竞争的维度从二维空间进入三维、四维、五维空间，从陆地到天上、水下、外太空、网络空间。在网络信息时代，人们不再在传统地图上纸上谈兵，转向多维地缘战略思维。随着各国经济相互依赖程度强化，地缘经济对地缘政治关系的影响越来越强，地缘经济关系的密切程度也影响着地缘政治格局。在全球化的经济体系里，人才、资金、贸易、技术的流动影响地缘政治力量平衡。批评性地缘政治学认为，冷战后大国竞争出现新模式、新局面，从传统的“空间范围的控制”越来越转向对资源的控制，各国竞争的是技术、产品、市场、人才，不是领土空间。

那么，传统地缘政治理论是不是完全过时了？在全球化的时代，大国之间除了争夺资金、市场、技术、人才、网络等外，还争夺什么？地理空间是否失去了意义？大国之间竞争的“战略空间”到底是什么？“战略空间”到底是如何影响大国之间的权力平衡和地缘政治格局？俄乌冲突就是一个很好案例，它可以帮助我们重新认识地缘政治学，认清大国对战略空间竞争如何改变世界地缘政治格局。

二、大国地缘政治竞争重回欧亚大陆“心脏地带”

俄乌冲突告诉人们，传统地缘政治逻辑并没有远去，大国竞争仍是对战略空间的争夺，战略空间影响世界地缘政治格局和大国之间的权力平衡，它仍然是今后国际关系发展的主轴。这次俄乌冲突既有俄乌关系、俄罗斯历史文化、

^① 参见许勤华：《评批判性地缘政治学》，《世界经济与政治》2006年第1期，第15—21页；胡志丁、陆大道：《基于批判性地缘政治学视角解读经典地缘政治理论》，《地理学报》2015年第6期，第851—863页。

乌克兰内部族群矛盾的原因，也有很深的地缘政治、大国博弈背景等动因。用地缘政治学的视角分析，俄乌冲突对我们重新认识地缘政治学至少有三点启示。

（一）俄乌冲突把大国竞争重新聚焦到“世界岛”和“心脏地带”

冷战结束和苏联解体后，欧亚大陆的“心脏地带”出现了巨大地缘政治真空。传统地缘政治理论讲究“心脏地带”影响“边缘地带”的辐射模式，然而我们看到的是“边缘地带”对“核心地带”的渗透和影响，使解体后的原苏联地区出现巨大动乱，俄罗斯周边地区出现大分化、大动荡。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乘机染指中东欧和原苏联加盟共和国，通过北约五次东扩和欧盟扩张，不断蚕食和压缩俄罗斯的地缘战略空间。冷战结束初期，莫斯科地缘战略短暂迷失方向，大西洋主义、民族主义和新欧亚主义三大流派争论不休。在普京总统的强势领导下，俄罗斯逐渐恢复国力，重新找回了地缘政治和对外战略方向，新欧亚主义成为最契合俄罗斯利益的地缘战略选择。

俄乌冲突是俄罗斯对西方战略挤压的总清算，同时也开启了重塑欧亚地缘政治格局新进程。冯玉军认为，这场战争不是一个偶然的事件，更大程度上是俄罗斯从2008年以来一直推进的一个大战略，就是要借助国际上的乱局来恢复它在“后苏联空间”的主导权。^① 普京总统的国际战略观在全球金融危机后发生了非常大的变化，俄罗斯经济恢复增长，国力增强，美国和西方因金融危机不断衰落，世界秩序加速碎片化，西方国家对美国离心离德，他认为这是俄罗斯重振辉煌的良好机会。近年来，俄罗斯地缘战略开始由守转攻，其国家安全战略形成了以原苏联地区为核心区，以东欧、亚太、中东、南亚地区为重要利益圈的双层结构。针对美国不断挤压俄罗斯战略空间的现实，莫斯科加强了与美国在“边缘地带”的交锋。近年来的交锋包括反制美国在东欧部署反导系统、阻止格鲁吉亚和乌克兰加入北约、争夺中亚军事安全主导权、加紧对高加索控制，甚至在中东出手介入叙利亚冲突。俄罗斯的战略攻势撬动了欧亚地缘政治板块。苏联解体后，俄罗斯地缘战略空间大大萎缩，普京的战略攻势基本上保住了对独联体国家影响，为俄罗斯大国复兴奠定了地缘政治基础。为了重振昔日大国地位，俄罗斯今后的地缘战略布局将重点稳住独联体周边地带，扩大对欧亚大陆两翼的影响，并适时南下参与西亚北非事务。

俄罗斯与西方的地缘政治斗争重回欧亚大陆“心脏地带”，它既是冷战的延续，也是新冷战的开始，预示着在今后几十年里，欧亚大陆及其核心与关键边缘地带将是大国竞争的焦点和重心所在。地缘政治思维对俄罗斯的影响根深蒂固，不管普京总统是否继续掌权，历史上的领土扩张和当前的“后苏联空间”

^① 参见《冯玉军：俄乌战争的起源、前景与战略影响》，爱思想，2022年5月21日，<https://m.aisixiang.com/data/133907.html> [2022-05-30]。

恢复，将是俄罗斯今后很长一段时间不会放弃的目标。20世纪90年代俄罗斯曾一度想加入北约，成为西方世界的一员，但不获接纳。从此，俄罗斯与西方世界就进入了长期的对抗关系。俄罗斯的战略目标是，以实力地位最大限度地整合原苏联的空间，并要求美国（以及美国为首的北约）和欧洲重新安排欧洲安全架构。冷战后，俄罗斯一直寻求与欧洲、北约共同构建统一的欧洲安全架构。这场俄乌冲突使双方彻底撕破脸，俄罗斯彻底放弃了对西方的幻想。可以设想，将来欧洲地缘政治格局很可能变为两极对抗，北约和欧洲将来会构建一套摒除俄罗斯的地区安全架构。莫斯科则在原苏联地区建立以集安组织为主体、以上合组织为补充的欧亚安全一体化结构，欧亚大陆出现两大板块对峙态势。

（二）大国竞争的“海陆对抗”逻辑依然有效

俄乌冲突把大国竞争重新拉回到欧亚大陆和“心脏地带”。那么，今后大国竞争是否重回冷战时期东西方在欧亚大陆的对抗？今后中美战略竞争是否回到陆上对抗？百年前，马汉与麦金德有海权和陆权之争，百年后，大国崛起与“海陆对抗”逻辑依然有效。20世纪，麦金德与斯皮克曼两位地缘政治学家的分歧不是在“海陆对抗”，即海权优先还是陆权优先，而是关于欧亚大陆战争是在“心脏地带”打还是在“边缘地带”打，海陆对抗应当聚焦在“边缘”还是“心脏”。斯皮克曼认为，美国最大的挑战就是不能让任何国家控制“边缘地带”，美国不能让“边缘地带”出现任何一个强权控制世界岛，因为“边缘地带”是海权与陆权的交接地带，也是海权与陆权争夺的焦点，“谁控制边缘地带，谁就统治欧亚”。杜勒斯、乔治·凯南的对苏遏制政策（containment）源出于这个逻辑。

对美国来说，虽然俄罗斯已经不是一个能够在海上挑战美国的强权，但中国的国家综合实力已经跃居世界第二，中国国家利益遍布全球，其海军力量正在迅速崛起。美国把中国和俄罗斯作为战略竞争对手，这种战略竞争既要进行海陆对抗，也要准备陆上对抗。美国既有与俄罗斯在“心脏地带”和“边缘地带”的竞争，也有与中国在海上和广大“边缘地带”的竞争。虽然中国和平崛起的目标并不是要称霸欧亚大陆，也不是要与美国在海上争霸，但从全球地缘战略视角看，中国作为一个海陆兼备的大国，将被美国视为更大的挑战，挑战美国的“离岸平衡”战略将如何同时与中俄在陆地和海洋竞争。

（三）俄乌冲突后对于地缘政治理论的扬弃

批评性地缘政治学学者认为，传统地缘政治思维基于国家实力，追求“扩张性”“对抗性”“霸权性”，而新地缘政治学基于现代科技发展，追求“全球性”“共同性”“合作性”，国家无论采取何种对外政策，都会受制于各种地理和人文要素的共同影响。的确，我们在俄乌冲突中看到地理空间被模糊化，在乌克兰的“地理空间”里我们看到小规模机动作战、信息战、网络战、经济

战、技术战，这些现代混合战争打法大大有别于传统战争战法。俄乌冲突爆发后，其影响和关注也迅即传遍全球，体现了全球的联系性和非国家行为体的影响力，以及批评性地缘政治学所讲的“全球性”和“共同性”。但是，地缘政治的传统要素重要性（如国家、领土、边界、民族、资源和人口等）并没有消失，权力竞争和硬实力对抗的逻辑依然存在。毫无疑问，传统地缘政治学的“空间性”正受到挑战，但传统地缘政治学的基本逻辑并没有在国家间的战略互动中消失，大国竞争一直是地缘政治的主轴，国家之间的地缘政治竞争往往会导致军事冲突。虽然冷战后全球化的发展、科技的进步、非国家行为体影响力的上升、全球治理这些因素突出了“合作性”，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地缘战略竞争的外在环境，但是俄乌冲突一下子戳破了皇帝新衣，让世人看到大国地缘政治竞争的真实面目。

三、俄乌冲突在西方世界的“聚旗效应”

俄乌冲突在西方世界产生了强烈的“聚旗效应”，加速了世界地缘政治格局的分化和重组。一般来说，国家在遭受严重的外来威胁时，通常会出现“聚旗效应”。这个效应是指国家面临战争或是危机的时候，民众的注意力会从关注眼前的困境或者对政府不满意，暂时转移到国家的危机上去。这种转移的动因是由于“不安感”和“脆弱性”。由于民众愿意暂时转移焦点，去支持国家领导人或执政者，在一定期限内会出现很强的凝聚力，舆论会减少对政府施政的批评，全体一致面对共同的危机。^① 俄乌冲突也在西方世界产生了这种地缘政治“聚旗效应”。

俄乌冲突暂时弥合了美欧矛盾，挽救了走向“脑死亡”的北约。俄乌冲突之前，美国从阿富汗仓促撤军的“喀布尔时刻”对其战略威信造成很大打击。当时欧洲各国一致批评美国仓促撤军，尤其那些跟随美国加入阿富汗战争的北约国家斥之为“背叛”行为。欧洲盟友对美国单边主义和自私行为表现出愤怒，更对拜登政府领导能力极度失望。美国从阿富汗撤军进程自始至终都没有与盟友协调，更不听盟友的劝告，整个撤军过程中“美国优先”，表现得荒腔走板。从特朗普政府开始的美国单边主义，到拜登时期的“力不从心”，极大撼动了美国的霸权威信，造成欧洲对美国离心离德，美国的世界领导能力很不被看好，

^① 约翰·穆勒（John Mueller）1970年最先使用这个术语，解释为什么一场国际战争会产生民意聚集效应，之后这个概念被广泛应用在对其他国际事件的分析上。参见：John Mueller, “Presidential Popularity from Truman to Johnson,”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Vol. 64, No. 1, 1970, pp. 18-34; Terrence L. Champam and Dan Reiter, “The United Nations Security Council and the Rally’ Round the Flag Effect,” *The Journal of Conflict Resolution*, Vol. 48, No. 6, 2004, pp. 886-909; William D. Baker and John R. Oneal, “Patriotism or Opinion Leadership? The Nature and Origins of the ‘Rally’ Round the Flag’ Effect,” *The Journal of Conflict Resolution*, Vol. 45, No. 5, 2001, pp. 661-687.

西方盟国体系开始有了难以撑持的感觉。阿富汗溃败之后，很难想象欧洲会对拜登政府“重振联盟”的号召做出任何实质性响应。

乌克兰危机触动了西方的敏感神经，特别是老牌欧洲国家的神经，它们又开始跟美国抱团取暖。几个“老欧洲”国家对俄罗斯历史上的强悍记忆犹新，这次乌克兰危机恰好唤起了它们记忆深处的恐惧。它们担心俄罗斯在柏林墙倒塌 30 年后，再次用武力破坏西方主导的、“基于规则”的欧洲秩序，让欧洲大陆再次回到冷战。很多欧洲国家开始考虑实施扩军计划，提高军费支出，共同对付俄罗斯。俄乌冲突再次把欧洲推向美国，挽救了北约，挽救了大西洋联盟。

拜登政府也充分利用乌克兰危机达到自己的战略目的。虽然美国是俄乌冲突的始作俑者，战事开始后拜登政府抓住机会，将其拔高定义为西方与俄罗斯之间“一场民主与专制、自由与镇压、基于规则的秩序与暴力统治之间的斗争”。^①这种以意识形态斗争来定义俄乌冲突的方式，目的是为了达到最大的“聚旗效应”。美国想通过“聚旗”达到两个“团结”目的：一是欧洲国家之间的团结，二是美国与欧洲之间的团结。同时，美国的政客和媒体营造所谓的“俄罗斯—中国”轴心说，把中国和俄罗斯捆绑在一起。北约秘书长斯托尔滕贝格甚至宣称，北约战略需要重新构想中国崛起的挑战。

欧洲外交政策的迅速聚合，加强了欧洲对美国的依赖，使原来欧洲战略自主政策遭到了极大打击。法国总统马克龙早在 2018 年就指出“北约已经脑死亡”。^②特朗普的“美国优先”和“毁约退群”曾经使欧洲对美国失望和愤怒，但这次俄乌冲突又迫使欧洲转向美国，亦步亦趋地制裁俄罗斯，这是因为它们的战略利益在应对俄罗斯问题上高度契合。对欧洲来说，它们要么选择跟着美国全面制裁俄罗斯，要么选择对俄罗斯绥靖。一旦俄向西扩张，欧洲与俄在战场上兵戎相见，对欧洲百害而无一利。美国的离岸平衡策略，使自己能保持最大程度的行动自由和最大利益。美国利用俄乌冲突达到一箭多雕目的，让战火在别国领土燃烧，让美元和财富流回自己国家，把欧洲市场夺到自己手里，又重新控制了原来已经分裂、离心离德的欧洲，给“已经脑死亡”的北约注入强心剂。2022 年 5 月 18 日，芬兰和瑞典两国放弃传统中立政策，申请加入北约。它们

^① 参见《拜登总统关于自由世界齐心协力支持乌克兰人民的讲话》，美国驻华大使馆和领事馆，2022 年 3 月 28 日，

[https://china.usembassy-china.org.cn/zh/remarks-by-president-biden-on-the-united-efforts-of-the-free-world-to-support-the-people-of-ukraine/\[2022-05-30\]](https://china.usembassy-china.org.cn/zh/remarks-by-president-biden-on-the-united-efforts-of-the-free-world-to-support-the-people-of-ukraine/[2022-05-30])。

^② “Emmanuel Macron warns Europe: NATO is becoming brain-dead”, *Economist*, November 7, 2019, <https://www.economist.com/europe/2019/11/07/emmanuel-macron-warns-europe-nato-is-becoming-brain-dead> [2022-05-30].

认为加入北约将是抵御任何潜在俄罗斯威胁的有力保障。^①如果这两国成功加入，北约成员国将从 30 个增加到 32 个，北约进一步逼近俄罗斯门口。

美国不光利用俄乌冲突在欧洲“聚旗”，还在印太地区大搞“小圈子”。美国通过乌克兰危机，把中俄联系在一起，制造对中俄的战略恐惧。美国在台海和南海对中国“秀肌肉”，试探中国在台湾问题和南海的底线。美国拼凑了一系列针对中国的小圈子，包括美英澳安全伙伴关系（AUKUS）、美日印澳四方机制（QUAD）、印太经济框架（IPEF），最近还把韩国拉入北约网络防御中心，邀请日韩参加北约峰会。北约是一个以军事对抗为主要目的的冷战军事集团，美国想要把北约维持下去，它必须持续渲染俄罗斯的威胁，甚至把中俄捆绑在一起，宣扬北约继续扩张的必要性。北约峰会决定邀请日本参加的理由是，不排除与这个和俄罗斯有“领土争端”的国家联手，对俄实施“东西夹击”。^② 北约如果按照这个逻辑东扩，将不止是对俄罗斯的威胁，也将成为对中国的威胁。北约作为美国的世界霸权工具，正在加速从北大西洋扩张到西太平洋。

当然，西方“聚旗”的背后也有很多没有解决的深层次矛盾。虽然大西洋联盟得到了巩固，美欧之间和欧洲国家内部矛盾并未彻底解决，乌克兰危机使欧洲在世界地缘政治中的地位越来越尴尬，欧洲战略自主越来越困难，欧洲内部各种势力继续分化重组，一个新的欧洲地区安全机制值得期待。乌克兰危机爆发前，欧洲内部矛盾重重，整合困难。美国对俄乌冲突的拱火行为，把自己利益建立在别国利益受损基础上的做法，欧洲盟国不是没有认识。虽然俄乌冲突拯救了“脑死亡”的北约，欧洲有远见的政治家早已经意识到欧洲独立自主的重要性。法国一直在主张组建“欧洲军”，在欧盟框架内组建维和部队。长期以来，北约管安全、欧盟管经济，两者是欧洲两股平行力量，北约不当凌驾欧盟之上主导欧洲的地区安全和发展。而美国今后仍将是北约的主导力量，美国借助北约成为大西洋联盟的盟主。但是，随着以法德为首的欧洲大国专注于自身利益，大西洋联盟内部的平衡在未来可能会发生变化。尽管北约在应对乌克兰危机时表现出极大团结，但已经有迹象表明这种团结会随着国家和地区利益再次被摆在首位而破裂。随着俄乌冲突进程的推移，老谋深算的欧洲也一定会寻求在政治上发挥更多作用，运用自己外交手腕，在俄罗斯和乌克兰之间斡旋出一个乌克兰未来地位方案，平衡俄罗斯在欧洲影响力，主导未来欧洲地区安全框架的重建。

^① 参见马哈茂德·阿鲁什：《北约扩张可能不会给欧洲带来长期和平》，半岛电视台评论，2022年5月24日，<https://chinese.aljazeera.net/opinions/2022/5/24/北约扩张可能不会给欧洲带来长期和平> [2022-05-30]。

^② 参见《前所未有的动作！日本要参加北约峰会》，新华网，2022年4月29日，http://www.news.cn/mil/2022-04/29/c_1211642311.htm [2022-05-30]。

乌克兰危机带来的另一个重大变化是德国外交政策的悄然转型。德国利用俄乌冲突开始在欧洲政治上显山露水，对欧洲安全政策发挥更大、更自信的作用，欧洲今后可能会面对一个再军事化、强大的德国。这个问题不得不引起人们注意。在俄乌冲突之前，甚至在俄展开特别军事行动的最初几天，柏林对莫斯科采取暧昧态度，拒绝向乌克兰提供任何军火。然而，战事开始后，德国总理舒尔茨的态度转而对俄强硬。按照舒尔茨的说法，俄乌冲突带来了德国外交国防政策转型的“转折点”。德国决定向乌克兰运送武器，额外增加1000亿欧元军事拨款，国防开支达到国内生产总值（GDP）的2%以上。尽管德国严重依赖俄罗斯天然气，但舒尔茨仍决定放弃“北溪2号”管道。这一系列动作表明，德国政府欲抓住俄乌冲突的机会，趁机摆脱二战包袱，重塑自己在欧洲形象，大大提高自己国防实力。这将使德国在今后欧洲国防、外交和安全政策上有更大话语权，也将很大程度上改变欧洲力量平衡。

四、世界地缘政治和治理体系面临重大调整

俄乌冲突搅动世界地缘政治格局大分化、大震荡、大重组，西方对俄罗斯无底线的制裁也导致国际经贸治理体系面临重大调整。冷战结束后头15年，苏联解体使美国处在“一超独霸”的超然地位，美国是世界地缘政治舞台上的主角。俄罗斯经济疲弱，内乱不断，不对美国构成威胁。中国正处于崛起的早期阶段，没有引起美国和欧洲太多关注。之后15年里，俄罗斯开始复兴，中国迅速崛起，以金砖国家为代表的新兴经济体上升，加上西方内部矛盾加剧，国际力量对比出现“东升西降”局面。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后，西方经济发展受到危机困扰，社会内部矛盾激化，美国“一超独霸”局面不复存在，美国全球霸权地位受到挑战，美欧关系进入战略不稳定时期。世界各种地缘政治势力此消彼长，预示着世界地缘政治格局和全球治理体系的调整和重塑。

俄乌冲突使俄罗斯和西方对抗白热化、全面化、长期化，它们之间的权力斗争和地缘竞争卷土重来，进入了一个新的冷战期。当今世界主要的地缘政治势力包括美国、中国、欧盟、俄罗斯、日本、印度、东盟和阿拉伯集团等。在错综复杂的地缘政治关系中，最有实力的地缘政治力量还是美国、中国、欧盟和俄罗斯这四家。这四家政治势力之间的纵横捭阖、聚合离散，取决于它们之间的战略利益和矛盾。当美中矛盾日益上升为主要矛盾时，其他各种势力都面临着选择问题。特朗普时期，美国锁定中国为最大战略竞争对手，开始使出全力围堵和限制中国。特朗普政府曾希望尽可能拉拢或稳住俄罗斯，集中火力对付中国。美国精英认为中国是最有能力与美国进行全方位竞争的对手，不认为俄罗斯是最有能力与美国进行战略竞争的对手。中美俄、中美欧、美俄欧、中美印等一系列三角关系都会随着俄乌冲突和中美关系的变化，发生调整。

如果从“中美俄三角”关系来看，俄乌冲突使“中美俄三角”关系再次出现“二对一”局面，即俄罗斯不再战略犹豫，彻底倒向中国一边。不过，从中美欧、美俄欧关系来看，俄乌冲突也使欧洲倒向美国一边。战争之前，美国、欧盟、俄罗斯、中国大致保持正常来往的关系，各方抱团取暖现象并不明显。俄乌冲突爆发之后，“聚旗效应”明显，欧盟迅速倒向美国一边，俄罗斯则进一步与中国站到了一起。这种情景有些像冷战时期的两极阵营回归。

在俄乌冲突爆发前，大国关系呈现出三个具有全球地缘战略影响的“大三角”关系，即“中美欧三角”“中美俄三角”“美欧俄三角”。由于欧洲内部高度碎片化，很难视为一个整体。但是，随着欧洲抱团，美欧矛盾淡化，“中美俄三角”就成为国际舞台上最为重要的主导性力量。从历史上来看，现今的“中美俄三角”就是当年冷战期间“中美苏三角”的延续与继承。只是三者的实力消长发生了重大变化，中国从老三一跃成为老二，俄罗斯则从老二掉到了老三。近半个多世纪以来，中美苏（俄）之间的关系经历过多次变迁，在不同时期总会呈现出“二对一”的局面，为世界地缘政治格局维持着某种微妙的地缘平衡。

从西方和非西方国家关系看，非西方阵营（即发展中国家）在冷战时期大多数是不结盟运动成员，它们也是东西方争夺对象。这次俄罗斯对乌克兰发动特别军事行动，联合国谴责俄罗斯决议一边倒。虽然西方国家利用俄乌冲突抢到了“道德制高点”，但这并没有改变世界地缘政治中西方与非西方之间的严重地缘政治分野。绝大多数非西方国家拒绝跟随西方制裁俄罗斯，有些国家尽管通过投票道义上谴责俄罗斯，但并不采取任何实际行动去制裁俄罗斯，包括印度和越南这些被美国认为是“印太战略”重要伙伴的国家。很多非西方国家对美国和西方的双重标准深恶痛绝。在这次乌克兰危机中，他们对西方的虚伪姿态、借机打压俄罗斯的做法保持了清醒头脑。有的国家认识到俄乌冲突是美国导演的一场“代理人战争”，不仅让很多乌克兰人和俄罗斯人失去生命，也让全世界为此买单。这场战争引发全球金融动荡、能源危机、粮食危机，普通人的生活都会因为天然气、石油、粮食价格暴涨而苦不堪言。^①

许多非西方国家长期寻求在东西方之间取得平衡，但俄乌冲突爆发之后，此种平衡已经被打破，它们寻找平衡的做法也将会愈发困难。冷战后，随着中国崛起和西方世界内部竞争加剧，美国主导的世界体系已经走向下坡路。此次俄罗斯公然挑战美国主导的地缘政治，进一步加速世界的两极化分裂，也加深

^① 参见《法媒：美在乌“代理人战争”有升级风险》，中国日报中文网，2022年5月12日，<https://cn.chinadaily.com.cn/a/202205/12/WS627c71aba3101c3ee7ad4ed6.html> [2022-05-31]；《美分析人士：西方利用乌克兰打“代理人战争”》，环球网，2022年4月21日，<https://world.huanqiu.com/article/47hGzeiYni8> [2022-05-31]。

西方与非西方世界间的鸿沟。美国金融制裁俄罗斯，把俄罗斯从环球银行金融电信协会（SWIFT）体系和国际清算银行剔除，虽然打压了俄罗斯经济，但也自毁长城，动摇了美元霸权的根基，失去了盟友的信任，损失了国际社会特别是广大发展中国家的敬重。

俄乌冲突使战后国际秩序和经贸治理体系撕裂，国际秩序和治理体系面临重大调整，破坏了联合国宪章确立的国际关系基本宗旨和原则，以及联合国的权威和作用受到极大冲击。西方通过破坏国际规则极限施压俄罗斯，国际治理体系正加速失效。在新冠疫情和经济危机多重影响下，国际货币体系、国际结算体系进一步失灵，西方国家政府、西方资本和社会全面制裁俄罗斯企业和公民，二战以来的全球货币、金融、贸易体系遭遇到前所未有冲击，全球化相关理念、机制、可信度遭到严重破坏。全球治理体系受到严重冲击，国际事务面临着无序发展的困难，一些国际规则和国际机制面临着改写和重构的命运。地区经济一体化会加速发展，地区政治军事合作和小集团活动越来越多，国际秩序面临重大调整。

五、中美俄战略三角关系

布热津斯基曾经忠告美国决策者，中俄结盟将是美国地缘政治最大的威胁。对美国而言，中俄结盟意味着美国要同时面对两个强大对手，两面树敌，两线作战。俄乌冲突带来“中美俄三角”关系的重组，对拜登政府而言，这既是一次重大地缘政治挑战，也是一次宝贵的战略机遇。美国的战略家们认为，美国目前没有两线作战风险，中俄不是同盟关系，中国不会配合俄罗斯在亚洲开战，美国今后的战略目标是先俄后中，逐一击破。^①

俄乌冲突爆发后，美国试图压中国一起制裁俄罗斯，或者至少要求中国不帮助俄罗斯规避西方制裁。当美国意识到无法离间中国与俄罗斯关系时，他们开始面对同时应对中俄两国挑战的现实。这是拜登政府面临的一大地缘政治难题。美国打算通过乌克兰危机最大限度地削弱俄罗斯，甚至拖垮俄罗斯。美国并没有因为乌克兰危机而调整其以印太为重心、以中国为重要对手的地缘战略。

自奥巴马政府“重返亚太”政策以来，美国已经逐步把中国视为全球最主要的战略竞争对手，并开始了一系列战略围堵中国的政策。特朗普政府临下台

^① Matthew Kroenig, “Washington Must Prepare for War With Both Russia and China,” *Foreign Policy*, 18 February, 2022, <https://foreignpolicy.com/2022/02/18/us-russia-china-war-nato-quadrilateral-security-dialogue> [2022-05-30]; Alexander Ward and Joseph Gedeon, “Is China going to help Russia?” *Politico*, 14 March, 2022, <https://www.politico.com/newsletters/national-security-daily/2022/03/14/is-china-going-to-help-russia-00017061> [2022-05-30].

前，提前解密了《美国印太战略框架》文件，这个文件透露了美国在政治、外交、经济和军事领域将如何遏制中国，以及美国在未来战争中如何行动的构想。在这个文件基础上，拜登政府于2022年2月11日正式公布新的《美国印太战略》。^① 拜登版印太战略报告进一步明确印太地区是美国最优先战略方向，战略目标是全面对抗日益增长的中国政治、军事、经济影响力，美国在这个地区的战略重点就是通过联盟体系“综合遏制”中国。美国在印太地区重点建立的联盟体系，包括美英澳安全伙伴关系、美日印澳四方机制、“五眼联盟”以及美日韩等小圈子。美国政府在近年来公布的一系列战略文件中，曾经一度把中国和俄罗斯并列为“美国繁荣和安全的核心挑战”。^② 但是，从特朗普政府开始，美国开始看淡俄罗斯的全球影响力及其对美国的战略挑战，中国被认为是唯一有能力结合经济、外交、军事和技术力量，对美国主导的国际体系构成持久挑战的竞争对手。从美国的战略考量来看，中俄同属战略对手，但在排序上中国在前，俄罗斯排在后面。

俄乌冲突并没有改变美国对中俄威胁的战略评估。在一个最近关于美国对华政策的演讲中，美国国务卿布林肯表示，普京的乌克兰战争“造成了明确无误、迫在眉睫的威胁”，但是美国仍然聚焦来自中国“对国际秩序的最严峻的长期挑战”，“中国是唯一不仅具有重塑国际秩序的意图，其日益增强的经济、外交、军事和技术力量又使之具备这样做的能力的国家”。^③ 2022年3月28日，美国国防部向国会提交了《国防战略》报告，该报告把美国面临的威胁排序为“1+1+3”架构。其中，“1+1”是中国和俄罗斯，中国被描述为“最重要的战略竞争对手”，俄罗斯是“严重威胁”，三个次要威胁来自朝鲜、伊朗和极端组织。^④ 过去20年来，美国一直将俄罗斯视为“令人讨厌的”国家，但并未将其视为美国的结构挑战，即便是俄乌冲突爆发后，这种看法也没有改变的迹象。

俄乌冲突爆发后，美国没有对其以印太为重心、以中国为最主要竞争对手的地缘战略做重大调整。五角大楼官员认为，不能因为乌克兰危机夸大俄罗斯

^① White House, “Fact Sheet: Indo-Pacific Strategy of the United States,” February 2022, <https://www.whitehouse.gov/briefing-room/speeches-remarks/2022/02/11/fact-sheet-indo-pacific-strategy-of-the-united-states/> [2022-05-30].

^② 例如，《美国防战略报告：将中俄视为头号威胁》，2018年1月19日，<https://www.bbc.com/zhongwen/simp/world-42755369> [2022-05-30].

^③ Anthony J. Blinken, “The Administration’s Approach to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speech at George Washington University, 26 May 2022, <https://www.state.gov/the-administrations-approach-to-the-peoples-republic-of-china/> [2022-05-30].

^④ U. S. Department of Defense, “Fact Sheet: 2022 National Defense Strategy,” <https://media.defense.gov/2022/Mar/28/2002964702/-1/-1/1/NDS-FACT-SHEET.PDF> [2022-05-31].

的威胁，而忽视来自中国的挑战。^①特朗普政府试图通过缓和与俄罗斯的关系、从中东撤军来全力应对中国的挑战。拜登在上任初期延续了将中国视为美国首要战略竞争对手的定位，试探与俄罗斯谋求缓和并建立一种可预测的关系，从阿富汗撤军以专注印太地区。俄乌冲突爆发后，尽管美国面临将全球战略资源向欧洲转移的巨大压力，但华盛顿并没有准备与俄罗斯进行高强度的对抗。至少在短期内，俄罗斯是美国紧迫的威胁，但北约足以应付。在未来几十年内，俄罗斯肯定是美国和欧洲的重大军事威胁，需要投入更多资源，但美国的如意算盘是联合盟友，通过共同增加防务开支，来提高防务能力和战略威慑力量，以应对俄罗斯的挑战，以及利用扩张的北约应付“中国威胁”。

面对“中美俄三角”关系的二对一局面，美国难道不怕两线作战吗？种种迹象表明，美国正试图寻找应对中俄的新战略。尽管美国战略界人士警告美国既无能力也不应该两线作战，一些美国战略家仍然认为，中国和俄罗斯不是同盟关系，美国目前没有两线作战的风险。还有一些战略家认为，美国可以重操冷战遏制战略，把地缘政治斗争意识形态化，各个击破中俄两国。白宫印太政策协调员坎贝尔（Kurt Campbell）宣称，尽管美国同时深入参与两个战场很困难、很昂贵，但这是必不可少的。他相信美国正在进入这样一个时期，这将对美国和这一代美国人的要求。许多美国精英乐见借俄乌冲突来对衰落中的俄罗斯进行战略打击，并使俄罗斯日益成为中国的战略负担。^② 2023财年，美国国防部预算将增加到8000多亿美元，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从当前的3.5%提升到5%。在美国的战略重心继续向印太地区转移的同时，美国准备在欧洲、印太、中东三个战略区投入更多资源。美国可能会大力支持欧洲盟国增强军力以应对俄罗斯的威胁，在中东地区依靠外交来应对伊朗，并使用无人机来执行反恐任务，在印太地区建设更强的海军和空军，帮助印太盟国加强自身防御能力，并加强与印太国家的经济联系。

中俄战略伙伴关系近些年得到实质性的巩固和发展。中俄两国都主张建立世界经济新秩序、国际关系民主化、世界文明多样性，两国积极推动新型经济全球化和世界政治多极化，共同推动欧亚大陆国际秩序的改造，也开展了很多经济与安全互利合作项目。^③ 因为乌克兰危机，俄罗斯遭受了西方的严厉制裁，这种制裁的深度和广度都是史无前例的，它欲使俄罗斯被隔绝于世界经济和金

^① Fareed Zakaria, "The best China strategy? Defeat Russia". *Washington Post*, June 9, 2022, <https://www.washingtonpost.com/opinions/2022/06/09/biden-administration-defeat-russia-contain-china-ukraine-war/> [2022-06-10].

^② Kurt Campbell, "Keynote Address at CSDS-CSIS Transatlantic Dialogue on the Indo-Pacific," 9 May 2022, file:///C:/Users/richa/Downloads/220509_Campbell_Keynote_Address.pdf [2022-05-30].

^③ 参见王晓泉：《中美俄大三角关系规律论析》，《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2020年第3期，第32—52页。

融体系之外，外交上空前孤立。美国打击俄罗斯，企图破坏中俄之间的战略互信，瓦解中俄的战略伙伴关系。以美国为首的北约向全球扩张，早晚会推进到中国家门口。中俄战略互信是建立在两国共同反对北约东扩基础上的，北约东扩是对中俄的战略挤压，中俄必须团结对抗美国的战略打压。

六、结语

在2018年6月中央外事工作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了“世界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战略论断。^① 当今世界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之中，俄乌冲突就是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一部分，它对今后国际秩序的重塑和全球地缘政治演变必将产生深远影响。古往今来，国际秩序和权力转移要么通过战争，要么通过和平演变。俄乌冲突是地缘政治格局改变的历史时刻。百年前，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处于世界政治的中心，掌握全球的主导权，左右全球的发展方向和路径。百年后的今天，随着中国和平崛起以及非西方国家登上历史舞台，世界重心和力量对比发生了“东升西降”，发展中国家和非西方世界话语权大大提升，战后全球治理体系出现转型，以一个或几个强权国家为主导的世界秩序和治理体系不复存在。

乌克兰危机冲击了冷战后西方主导的地缘政治秩序和欧洲安全体系。对于俄罗斯而言，这场危机关乎其国家命运。中国主张尊重各国主权和领土完整，根据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和平解决国际争端。中国一向按照自己对是非曲直的判断，来决定自己对国际冲突的立场和政策。为了自身的持续发展和世界和平，中国坚持和平发展战略，坚持多边主义，积极参与和推动全球治理，推动“一带一路”和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建设。俄乌冲突对中国来说，既是机遇，也是挑战。中国必须把握机遇，冷静观察，权衡利害，沉着应对，保持定力，尽最大努力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目标，为世界和平事业做出自己应有的贡献。

（收稿日期：2022-06-06，责任编辑：魏 涵）

^① 参见习近平：《努力开创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新局面》，载《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三卷，北京：外文出版社，2020年，第428页。